

◎生活笔记



腊月里来

乡村腊月的门,是被一架沉沉的老石磨推开的。群山逶迤腾细浪,乳白山雾、袅袅炊烟、滚滚地气混同交织,发酵成勾魂年味。

王大爷家的老石磨,平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,老石磨上甚至爬满了星星点点的苔藓,远远一望,有着出土古董般的庄重憨态之相。腊月还没到,王大爷就开始清洗磨沿磨槽里的尘灰泥浆了。

腊月里,王大爷缓缓推动石磨,他家缠着头帕的大娘,端着被泉水泡了一夜的黄豆坐在板凳上,一勺一勺往磨口里喂入黄豆,琼浆玉液般的豆汁从磨槽流到木桶里,很快,一大桶黏稠的浆汁就盛满了。把豆子磨成的浆汁放入一个大布袋里摇动,滤过豆渣后,渗出最纯净的豆汁,倒入一口大铁锅里煮沸,尔后点入石膏粉,慢慢凝固,冷却后再切成小块,一块纯手工做成的豆腐就降世了。用豆腐加入乡下刚宰杀的半肥土猪肉,放入地里掐回的翠绿蒜苗,在柴火熊熊的铁锅里翻炒,一道地道的农家回锅肉,一口吃下去,黏嘴流香。

如要做成豆干,再摊放在簸箕里,放到通风处晒至半干,再把晒得半干的豆腐放入腌腊肉的瓦缸猪血水中浸泡半月左右,再拿出来晒干,这样做的豆干,有肉香漫漫的盐味,煮熟后成为三峡农

家过年的地道年食。

腊月里,在王大爷家这架老石磨的转动里,有着对过年的期盼,也缓缓浮现起石匠老父亲和逝去祖宗亲人们的模样,他们仿佛凌空而降来到人间,与后世亲人在腊月里聚拢,蒸腾着人间喜悦的年味年香。

王大爷家的三儿子,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成家立业。前年腊月的一个晚上,大爷的三儿子在睡梦中磨牙,一口咬下去,牙齿把舌头咬出了血,是梦见老家爸妈做的腊豆干了。腊月晨曦里,我在王哥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一张当年回乡拍的老照片,是老家簸箕里的豆干,放在瓦屋顶上晾晒,一只麻雀飞来啄食,旁边,是笑眯眯的王大爷,大爷也不去吆喝走麻雀。我记得仁厚的大爷说过一句话,麻雀吃害虫有功劳,吃点豆干又算啥啊。我打电话把王哥的心事告诉给大爷,那年腊月,大爷把腊豆干带到城里,给我一半,另一半,托我快递给天津的王哥。一块老家的豆干,通过舌尖传递,搅动着胃里的悠悠乡愁。

腊月里,我的那些老乡们一天也没闲着,那叫忙年,忙年的喜悦,在山山岭岭沟沟壑壑青砖黛瓦处奔腾窜动。腊肠挂在门前枝丫上晾晒,柏树苗熏得金黄的腊肉挂在房梁上、老灶台上,飘香在年关里。还有簸箕里摊开的糯米汤圆粉、红薯粉、蕨根粉,这些经历了季节里风

雨雷电的食物,再次以粉身碎骨的方式,它们在青瓦屋顶上接受着腊月雾气腾腾里的阳光照耀,成为三峡乡间过年的道道美食。

腊月里,腊八喝粥、腊月二十三祭小年、腊月砍柴,这些都得隆重登场,似乎也是对除夕到来的一次预演和彩排。腊八粥,在群山环抱的座座老院子里,在乡村振兴的古色古香民居里,家家户户喝腊八粥,这是祖先们绵延下来的一种民俗,一种腊月里乡情漫溢的民风。五谷杂粮熬成的腊八粥,你端一碗给我家,我端一钵送到他户,它有着对来年的郑重托付,风调雨顺,万事吉祥。去年腊八那天,我来到一个叫长寿山的大院子喝粥,101岁的冯大娘正瘪着嘴笑眯眯地喝乡邻端来的粥,大娘说,好甜啦!有乡人认真地数了数她嘴里的牙,还有11颗。腊月二十三,农历小年,祭灶神,清扫房前屋后尘,是不变的民俗,还要烧些纸钱,意思是送灶王爷上天路用的盘缠细软,还要给灶王的坐骑准备一桶水和一些草料,供作喂马之用,祭祀时口中喃喃诸如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口诀,我那些山野人家的乡亲,心事真是细腻啊。腊月里上山砍柴,手持砍刀,一刀一刀劈劈啪啪砍下去,背回柴禾,一垛一垛堆码整齐,寓意是把“财”带回家,也供年关烧火做饭用,收拾了草木葳蕤之山,也好让来年草木在春山中生机勃发。

腊月忌尾正月忌头,到了腊月的最后几天,村野人家里,大人小孩,一定要说吉祥话,它是农历一年的收官,也在心里寄托着对来年好兆头的希冀。

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天光雨露,在腊月里收尾的节气只有一个,叫大寒,大寒过后就是除夕了。大寒的凛冽气流飘远,奔来人间大地的,就是春风吹拂、万物生长的新年了。

文/李 晓

◎闲情偶记

灶王爷的丈母娘

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,灶王爷的媳妇是谁,我并不知道。

作为一个管吃饭的“官儿”,五福寿为先,乾坤道异,食还是最重要的。灶王爷长寿,却并不老态龙钟,腿脚不好,怎么能年年上天?

小时候稀罕灶王爷,是稀罕麻糖。祖母说,麻糖是麻姑发明的。这是祖母的认知,后来知道,这毫无道理。麻姑是元君,地位很崇高。她是

负责长寿的神仙,蟠桃会上,她酿造美酒,这是有名的寿酒。可惜,没灶王爷的份儿,时间不对,离三月三的日子尚远。

麻姑酒是寿酒,纪晓岚曾贪杯,“次日亦不病酒,不过四肢畅适,怡然高卧而已。”民间传说,灶王爷只饮麻姑酒,不知道是否为纪晓岚道出的道理。

有一次吃稍卖,食客中有一个老者,银发白须,他说,稍麦是稍稍的意思,言下之意是面少。末了来一句:“灶王爷也喜欢!”旁边一老者应:“那这灶王爷一定有个做稍卖的好丈母娘!”众人笑曰:“灶王爷有桃花口,没有桃花运,一年只上天一天,也不知过夜不?”后来和朋友说起这个笑话,朋友却正色道:“这或许不是笑话,稍卖在上海名纱帽。灶王爷戴的帽子就是纱帽。”

灶王爷的帽子是不是纱帽,没法落实。姑且听之吧。过后查纱帽,文献里是这样说的:“以面为之,边薄底厚,实以肉馅,蒸熟即食,最佳。因形如纱帽,故名。”如果真是纱帽,那灶王爷的纱便是黑纱,符合他的形象与身份。开个玩笑,灶王爷不要怪罪。

其实这个玩笑,还要落在灶王爷的丈母娘身上。据说他的丈母娘姓麻,民间有一种说法,就是麻姑。麻姑是玉女,不可能有女儿。但民间有民间的逻辑,既然成了丈母娘,这女婿总得待应。偏偏又说,麻姑看不上灶王,不仅不给他酒喝,把女儿也管得紧,蟠桃会上喝不上麻姑酒,就在人间喝。他有这个福份!于是,回宫就带了糖,哄麻姑的,叫麻糖,讨巧讨好之一种。这是祖母的故事。

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回宫的日子,上天言好事,我这样讲灶王爷的故事,灶王爷一定会生气,但灶王爷是神仙,他生我的气,不会生我炉子的气。一火涌天,灶王爷还是我的大德,照例红红火火。

红泥小火炉,可饮一杯无?

文/王建中

